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“那什么时候去?”杨春问。
“明天吧,明天是农历初一。”梅子说。
其实,杨春也想去,但不是还愿。
“好!但必须早点儿走,天热。”
“那好,谢谢猴子!”
“你才是猴子!”杨春瞪着眼,一副猴急的样子,让梅子忍俊不禁。
这半个月来,梅子魂不守舍,海严的身影总是在她眼前晃荡。
梅子要去见海严,她等不得了!
夏天夜短。天刚亮,两人就出发了。
他们走的是北窑坡长达十里的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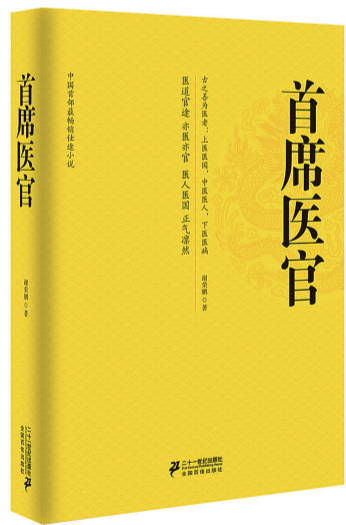


还愿古圣寺

同路。胡同路里来来往往都是收麦的农民,扛麦的、担麦的、拉麦的,上上下下;驴驮的、牛拉的、车载的,忙忙碌碌。崖壁上挂着麦秸,路两边撒着麦秸。杨春、梅子从人流中穿过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,杨春随手从路过的车上抽出一根麦秸,掐头去尾,把麦秸秆放在嘴里,吹起了小调。梅子好奇地看着杨春。
“海严法师你认识吧?”
“哪个海严?”
“古圣寺的海严呗!”
“你说的是和尚哥啊,认识!”
“他这人怎么样啊?”
杨春看着梅子:“不咋样!一个和尚呗!”
“我们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,你们中国的和尚可以吗?”
“不可,不可,万万不可!”杨春一板一眼地说。
“唉!”梅子长叹一声,“那怎么办呢?”
杨春一本正经地说:“可以还俗嘛!”
“那海严哥能还俗吗?”
“那你得问和尚哥!”杨春坏坏地,故作惊讶地问,“你要嫁给和尚?”
“谁说要嫁给和尚了?”梅子举鞭作势要打。
过了一会儿,梅子认真地说:“你和海严哥在一块,真像两个人。”
“和尚像谁?”
“像唐僧。”

“唐僧是我们偃师人。”
“你像孙悟空。”
“孙悟空神通广大!”
“哈哈!”梅子大笑起来,拍马而去。
杨春明白了,朝着梅子的背影喊:“你是偷和尚的坏女人!”说完他还不解气,又喊:“你是勾引唐僧的白骨精!”
过了北窑坡,就是较为平缓的坡地,仍然是胡同路,只是深度没有北窑坡胡同那么深。杨春、梅子二人路过关窑村边,再往北,就到了张窑村;过了张窑村,就该下坡进入张窑沟;下到沟底,沿沟底往北走,就可到达古圣寺。
骑马下坡,梅子还没有经历过,她紧张地仰着身子,手足无措。
杨春跟在后面,轻轻松松,吊儿郎当,不时吹着口哨。
古圣寺内依然人来人往,烟雾弥漫,木鱼声、鞭炮声不断。
两人走进大殿,大殿内除了值守的和尚偶尔敲一下木鱼,与殿外相比香客已少,也相对安静。梅子看看没有别人了,就扑通跪在佛祖面前,连磕了九个响头。
磕过头,梅子也不上香,八成是忘了,只见她双手合十,嘴里念念有词:“老佛爷,都说您很灵验,我求求您,求求您让海严哥还俗吧,求求您让海严哥娶我吧。”
其实,没人能听懂梅子祷告什么,因

为她说的是日语。值守和尚闻听,愣了一下,但还是敲了一下木鱼。
梅子说完,又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一张纸,展开,轻声说:“老佛爷,这是我给海严哥写的一首诗,你一定给海严哥带到。”言毕,她虔诚地读了一遍。读毕,用供桌上的洋火(火柴)点着,放在香炉里烧掉。
烧完后,她又伏下身子磕起头来。正磕着,一个浑厚的男中音,以念经的节奏,轻声地念出一首诗来:
突然想起了你
不顾一切却有些顾忌
莫名的思绪
让我的挂念不能自己
突然想起了你
心与心相拥
无关嘈杂浮华的绚丽
那分执着是心遇到了知己
突然想起了你
轻轻地唤着你的名字
沿着心跳的韵律
吟出一段倚梅听雪的传奇
当梦有些破碎支离
当心感到疲惫难以自己
记得请将心扉对我开启
我永远是你的知己
快乐你的快乐,忧郁你的忧郁
……………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别看李正坤无官无权,但平时接触的都是大领导,影响力不容小觑。李正坤的门生遍布全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,其中一位还是卫生部的副部长。
想到这里,曾毅恍然大悟。
特一号病房位于住院部的顶楼,门口站着两名内卫把守。
患者的病房里,陈高峰已经在报喜了:“冯厅长,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,京城的李老过来了,您这病很快就能好,千万放宽心。”说完,他直起身子,指着



专家的诊断

床头的吊瓶说:“输液的事很重要,一定不能马虎,这里要有人24小时守着。”
曾毅躲在人群后面,心想,像输液这种小事,又何须你厅长强调。
李正坤接过消毒手套,不慌不忙地戴着,脑子里顺便把张仁杰说的病情梳理了一遍:持续性发烧,未见任何器质性病变,那么就是单纯性的腹泻了。再根据各项检查的结果看,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肠道上。
理出思路后,李正坤来到病床前,先是看了看吊瓶上的标签,确认病人正在输什么液,然后弯下腰,仔细观察着病人的气色,又翻开眼皮检查了眼底,最后轻声问道:“你现在是什么感觉?”
“累,冷,没有力气……”
冯玉琴此时已经被无休止的腹泻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,整个人虚弱至极。听到李正坤的问话,她需要强提一口气,才能勉强作答。
李正坤听到这里,心里已经有了基本的判断。他看病人的情况不好,也不再多问,扭脸对张仁杰说:“我们出去讨论吧,让病人好好休息。”
按照规定,医生一般是不能在病人面前讨论病情的,以免干扰病人的情绪。
趁着大家都往外走,曾毅才有机会观察了一下病人,他不知道病人的身份,否则肯定会大吃一惊。眼前这个躺

在病床上的患者,身体非常虚弱,哪里还有半点儿省“第一夫人”的样子。
床头的仪器,显示病人的体温是38.3℃,而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天。
一般人如果烧这么久,身体多少会出现津液减少的症状,比如口干舌燥、面红目赤,严重的甚至还会神志不清。但曾毅注意到,眼前这个病人没有丝毫津液受损的迹象,刚才回答李正坤的问题时,她的神志也非常清醒,只是她的嘴唇还隐隐泛青。
曾毅的眉头皱了一下。这说明病人虽然发烧,但不是大热大燥之症,相反,她的体内还存在着寒气。所有的医生都已经出去了,曾毅也不好作进一步观察,只能跟在他人的后面走了出去。
病房的门一关,外面的会客室就成了一个临时会诊室。
李正坤这才问道:“病人现在的排便情况如何?”
听完医生的汇报,李正坤微微点头,看来情况基本符合自己的判断,他说:“病人的肠道,很有可能是菌群失调。”
张仁杰捧出一份报告:“李老,这是我们之前检查的结果,请您过目。”
李正坤接过报告,先是扶了扶镜框,然后抖了两下报告,最后眯着眼睛看了起来。
片刻之后,他放下报告:“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,根据涂片的定量和定性分

析结果,原本应该寄生在肠道内的常住菌,数量变得微乎其微;与此同时,却检出了数量群体都极为庞大的过路菌。很明显,病人肠道内的菌群比例已严重失衡,这是非常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症。”
张仁杰立刻露出钦佩之色,那表情好像表明:李主任真不愧是中央领导的专职医生啊,水平就是高。
“我完全认同李老的结论。”张仁杰第一个表示认同,随后,其他的医生也纷纷表示认同。
曾毅心想,如果只用西医的诊断方法,换作是自己,也会是这个结论。曾毅虽然是搞中医的,但并非完全不懂西医,相反,他的西医水平甚至要比绝大多数的医生还要高明,只是邵海波不知道罢了。
陈高峰不甘人后,笑着说:“李老经验丰富,目光如炬,再复杂的病症到了您手上,那也是易如反掌。现在病情也清楚了,您就给订个治疗方案吧。”
这句话让李正坤非常受用,但他不着急出方案,而是看着张仁杰:“抗生素用过了吧?”
“用了,用到了规定剂量的1.2倍,但……”张仁杰说到这里,就摇了摇头,表示抗生素疗法对冯玉琴无效。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